

醉太阳

ZUI TAI YANG

(上)

李久实·著

此时

忽然有一缕阳光

从斑驳的缝隙中奔泻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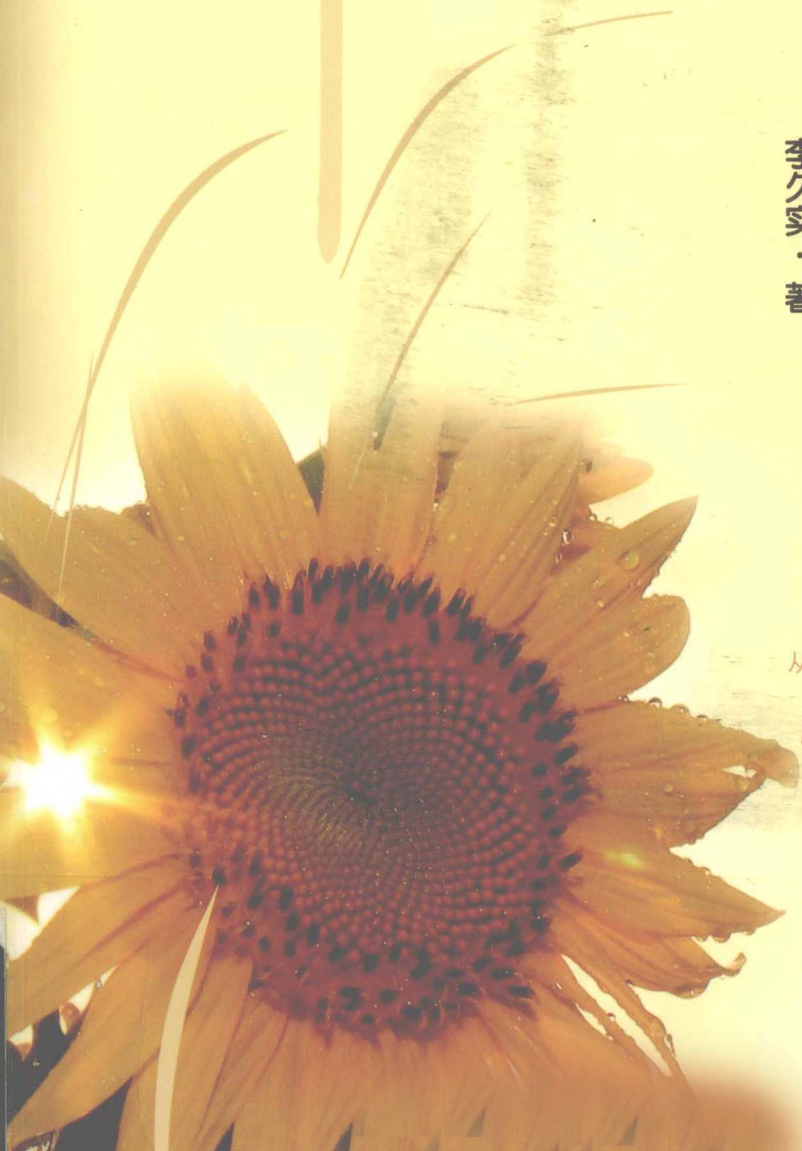
顺手摘一把放在额前，

扛起浆橹，

调整舢板，

朝着太阳的方向

使劲地向前划。



醉太阳

ZUI TAI YANG

(上)

李久实·著

此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醉太阳/李久实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8. 4

(文心悟语书系/杨枫主编)

ISBN 978 - 7 - 80206 - 582 - 6

I. 醉… II. 李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9719 号

醉太阳

著 者: 李久实

责任编辑: 田 军

版式设计: 武润玲

责任校对: 陈海燕

责任印制: 张守荣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 - 67078234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 - 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昆仑律师事务所陶雷律师

印 刷: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

装 订: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58 千字

印 张: 40.5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06 - 582 - 6

定价: 58.00 (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醉太阳

当一个生命结束或一个新的生命诞生时，你是否会觉得，原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来去匆匆，在顽强抗争与无奈叹息之中，与时俱进的是灵魂得到净化或是思想变得复杂起来。当我们执着地探究一切法则，或是思想情绪由激越高亢之颠在不经意儿中就滑至深不可测的海底深沟时，怅然和困惑就像尘埃刚刚落定，迷茫和糊涂也会在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求生的本能，以及脱离苦海的强烈欲望，会使你觉得一切法则都应以人的活法为最高追求。就像此时忽然有一缕阳光从斑驳的缝隙中奔泻下来，顺手摘一把放在额前，扛起桨橹，调整舢板，朝着太阳的方向使劲地向前划。

——作者心语

第一章

“命运与环境休戚相关，离开时代的背景，你说你是魑魅还是人杰？”一位哲人高声地提问。

“命嘛？就是命嘛。说多了，就把事情搞复杂了，活得累！”一个人很不屑一顾地说。他厌烦哲人貌似高深的问题。

“其实，很简单嘛，两腿一伸，什么也不知道了，还问啥呢？”坐在左边的一个人小声嘀咕着，他怕哲人听见，再问他死后是不是还有魂灵的话。如果那样，他宁肯撞墙去死，也不愿面对哲人那双鹰隼般的眼睛。

“你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坐在昏晃的一位小声的嘲笑道。

哲人的耳朵很聪敏，那些话他听到了，他果断地挥挥手：“不用再往下说了，你们这群浑人，这几辈子都甭想看见后脑勺！”哲人愤怒地诅咒着，抬起脚把门踢开。旋即，“咣当”一声，门便直挺挺地倒在地上。顿时，呛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尘埃蔓延开来，像蘑菇云，缓缓地升腾着。哲人仰面长叹：“唉，都是些啥玩意呀！”

……

岁月也好，命相也罢。大凡人活在世上，谁也说不准谁就该活蹦乱跳地活着，也不能说谁就该死。说不定哪一天，心脏或别的什么物件突然有一天不给你好好地玩了，要你的命也不在话下。反正，这一天，1982年的农历二月初二，老人们都说这天是龙抬头的日子，一道生命的年轮线嘎然而止了。

凭心而论，夏新从出娘胎到他生命的最后终结，就根本没想到过死，倒不是他怕死，而是死这个概念在他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位置。没事想死干什么，除非这个人有病。夏新才47岁呀，虽说黄泉路上无

老少，但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还等着他去做呢。可是，从发病到闭上那双睿智的眼睛，停止那颗伟大的心脏跳动，也只是两个小时的时间，许许多多的事情来不及想，许许多多的想法来不及说出来。那会儿，只有大口喘粗气的份儿，心脏的剧烈疼痛，豆粒大的汗珠子从既白又蜡黄的脸上滚落下来，还能顾得上什么呢？妻儿们惊慌失措地喊叫，声音都变了，夏新能听得到吗？那时，似乎尚有听力亦或有知觉，弥留之际的夏新猛听得一阵呐喊：“夏新，你没做亏心事，干嘛要歪着嘴，你笑着走啊。”说起来也怪，夏新很乖，真的就把嘴巴合拢正了，那样子像是甜甜地睡着了。

夏新走了。医学诊断为大面积心肌梗塞症。

消息很快就传播开来，与他相知相交的人们为之惊愕，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敢相信这消息的真实性，甚至诅咒传播消息的人昧了良心胡说八道。直至他们云涌般地扑向医院，亲眼目睹他们心爱的厂长真的含笑离去，这才如梦方醒，痛彻心肺的恸哭起来，流着悲愤的眼泪说：“累死的！夏新是活活累死的，碰上那帮鸟货，不死也得扒层皮。”

夏新来去匆匆，像一颗黑夜里划过的流星，仅在短瞬间，就燃尽了自己的生命。

对于夏新之死，在他身后的闲言碎语之中，虽然版本各异，但有一种说法，却有异曲同工之嫌疑，那就是都具有浓重的神秘色彩，以及超乎意料之外的现实意义。人们说：“夏新活着时没少得罪人，父债必定要子还。”此话竟然被不幸言中，以至于夏新的子嗣们在日后遭受了莫大的磨难，当然，这是后话。据说，在夏新走完人生道路的最后两个小时之前，一匹彪悍的枣红马，在职工医院门前“蹶然”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于是，就又有人添油加醋地说：“夏新是骑着高头大马走的。”也有的人称诵说：“人家生来就是当官的命，死了到阴间还是官，来的正大，走的光明。”

夏新：何许人也？他既不是天上能指点迷津的星星，也非名震寰

宇的圣人雅士，更没做过上惊天地，下泣鬼神的大事，又何以让许许多多的人没齿难忘呢？以至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有人目睹当今企业之现状，还忿忿不平地说：“哼，这要是夏新在，咱们还能这样！”听那口气，好像夏新就不是人间的凡夫俗子。而夏新是否有三头六臂，还是有化腐朽为神奇的点金术，那还得让我们展开书页，用局外人细瞅端倪的冷静眼光，去探测局内人的份内事。

光阴似箭，岁月荏苒。假如时针能倒转，那转动的岁月年轮，便会如图片般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1979年的岁末年初，年仅45岁的夏新按照山城市委、市政府的指令，走马上任于以抓革命促生产而名震塞外的山城机械厂。初来时，市里的领导曾对夏新说：“山城机械厂是全市唯一的大型企业，人多，情况比较复杂，几大派别斗争的比较厉害，市里派工作组去了几次，收效不大，这次派你去任厂长，既不能如工作组那样短时间的工作，也不是让你临时锻炼镀金贴膜，而是要你长期蹲下去，摸清情况，开展工作，要不这个企业可就真完了。”

把夏新接到山城机械厂的，是一位开着“嘎斯”牌汽车的老司机，汽车绕着曲曲弯弯的山路，喘着粗气，上下颠簸着，发出尖厉地鸣叫声。司机姓周，是抗美援朝后转业的一位老兵，他眉头紧锁着，扭头看了看一言不发的夏新，暗自思忖：“就这嫩娃子，能行吗？”心里似有诸多疑问。

车走了许久，夏新也沉思了许久。凭直觉，他感觉到，来山城机械厂工作，不会像喝一瓶馥郁芳香的醋那么容易，弄不好的话，没准经他这么一摆弄，会把“醋”越做越“酸”。再者，他也不是搞管理出身，这里的工作，与市委日常工作有着天壤之别，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山城机械厂的那些元老们能不能接纳他，尚是一个未知数。

夏新心事重重地盯着远方，语调轻缓地向全神贯注的司机问道：

“师傅，还有多远？”

司机嘴里嘟囔一句：“说话就到了。”

下了汽车，夏新心里陡然升起一股难以言状的感觉。五年前，他曾作为市委工作组成员到过这里，工作过一段时间，而五年后，当他又一次来到这里时，身份完全发生了变化，按他所想象的，这里早就应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山城机械厂像个巨大的四合院，四周被高高的红墙包裹着，给人一种壁垒森严的感觉。夏新禁不住哆嗦了一下，“真冷。”想起市里领导要他依靠企业党委，依靠职工的嘱托，夏新顿时觉得有一股热流在全身奔涌。虽是接近腊月天，北方的寒冬让人恨不得把脑袋都缩到衣服领子里去，而此时，夏新的额头却冒着些许汗气。他抬起头看了看眼前这座三层小楼，灰蒙蒙的。大概是因为室内的热气与外面寒冷的交融，玻璃上凝结着花样不同的冰棱花，象山峦、如大川、似沟沟坎坎的山路、有的如大海波涛汹涌蔚为壮观，也有象从湖心泛出层层涟漪，构成绝妙的图画，更有花团锦簇，惟妙惟肖，姿态百异，绝少雷同。夏新顿了顿脚，朝楼里走去。

凭着满腔热血和力拔山兮的魄力，夏新以厂长的名义，召集了他上任以后的第一个大型会议。他要在这个会议上，发表他的就职演说，并对连日来的生产调研情况进行评述，阐明观点，发号施令。然而，给夏新当头一闷棍的，就是这第一次召开的生产调度会。他的就职演说不但彻底破产，而且，他还像一个委屈的孩子，被大人们抛在了一边。在山城机械厂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论是什么级别的会议，哪怕是班组会议，只要有一个党委委员赶上，都要参加那里的会议，并对会议做出重要指示。所以，夏新召开的这个大型生产调度会，除生产调度科和生产车间的同志之外，二十几名委员也无一例外的全部到齐。小小的会议室里拥挤不堪，烟雾腾腾，会议虽开了近3个小时，可话题怎么也挨不着边，有的大讲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性，有的海阔天空地讲企业的发展历史，有的鼾声如歌，有的讲58年那阵是怎么

干的，可对明年3月底就必须完成的二十台起重机的国家指令性任务，却闭口不提。

夏新抬头环顾了一下四周，手里也停止了笔走龙蛇。提高嗓门说道：“大伙说说，咱这任务怎样完成，除了刚才提到的，还有啥困难，与这项任务无关的，先放一放。”

会议室里顿时静了下来，许许多多眼睛开始打量这位个子高高，背微驼，眼大眉浓嘴阔的新厂长。

上任三个月来，夏新在办公室里工作的时间没超过24个小时，全厂10个大车间，每天都能看到个既陌生又高大的身影，初来乍到，车间里铁锤敲打钢板的声音震得他耳鼓又麻又木，与人讲话不得不把耳朵伸过去，恨不得贴到人家的嘴上。电焊的弧光很是耀眼，特别是工人们集中在一起干活时，锤声与弧光交相辉映，犹如翻江倒海电闪雷鸣。没在企业呆过，更没见过这阵势，一切都感到新鲜。没经验的夏新，虽然乐意听锤声的铿锵，愿意看弧光如虬龙闹海般地壮观激烈。但由此，他也算长了回记性，体会到那东西不是好玩的。

没过几天，夏新忽然感到眼睛酸疼酸疼的，疼得直钻心，眼泪一把一把直往下掉，第二天两眼肿得像红桃，睁都睁不开，眼里、心里那才叫磨得慌呢！

夏新咋啦？眼睛让电焊弧光给“打”了。上医院看，大夫瞧了瞧，点上几滴眼药水，算是完事，去根，还是没辙。眼睛照样是磨得慌，心里还是难捱。无奈之际，只得在大冬天里用湿毛巾捂着眼睛，其状甚是惨烈。后来，还是一位正在哺乳期的女工端来一小瓶奶水，笑吟吟地对夏新说：“夏厂长，你刚来不懂，电弧光不能看，看了就得挨‘打’，用这奶水抹在眼睛上，过一天就好了。”

夏新半信半疑，想用又不敢用，细细地一想，人家是好心呀，管用不管用就试试吧。没想到，仅仅一天的时间，夏新的眼睛就不感到磨的慌了，心里自是对那位女工充满了感激之情。就凭这儿，你夏新一个在市政府大院耍笔杆子的主儿，上这隔行如隔山的地方当一把手，

不是找病又是什么。让整天与钢铁较劲的人乖乖的按你的指挥棒转，没两把刷子，那行吗？当然不行！

夏新话音没落。“腾”地，从会议室的东南角站起一位个头不高，大脸，小眼睛，头发稀疏的像蒿草一样东倒西歪的人来，高声说道：“咱这是机械部的厂子，你算老几，跑这来指手划脚，你懂个屁呀！”

夏新抬头看看，没有理会他的挑衅，而是谦卑地说道：“我可以学，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要听听大家的意见嘛。”

这时，坐在夏新旁边的一位老者说道：“我们大家没意见，夏厂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说完，站起身来，扬长而去。老者前脚走，后面会议室里就炸开了窝，大家七嘴八舌，拍桌子瞪眼睛，吼声汇成了涛声，夏新连一个完整的音符也没听清楚。仅一会儿的工夫，与会的人员全都溜之大吉，会议室里一片狼籍，满地都是横七竖八的烟蒂和令人作呕的浓痰，呛人的烟雾四处弥漫着。如此有终无果的会议，夏新还是第一次遇到，他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此时此刻，夏新感到这里是如何地不欢迎一个单枪匹马的外来闯入者，真切地感到自身力量单薄和孤掌难鸣，他不停吸着烟，尽管劣质的烟草呛得这位从不吸烟的新任厂长不停的大声咳嗽，可他仍然没有停止片刻，一根接着一根往外喷着烟雾。泪水也便如雨下，虽然刚来时他对工作的难度有所预料，但绝对没想到问题是这样的严重。更使他始料不及的是派性斗争如此激烈的企业，竟然也会在那位老者一句“夏厂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的话下，团结的如铁桶一般坚固。事实真的会像老者所表白的那样吗？不可能。如果是那样言听计从的话，他们会旁若无人地离开吗！此时，夏新满腹经纶也无计可施，满怀的抱负和他那扭转乾坤的打算泡汤了，一种热脸贴在冷屁股的感觉油然而生。算了吧，还是找市里把自己调回去，省得在这里活受罪。不，不行，既然组织信任咱，为啥就这样打退堂鼓呢。夏新飞快地转动着各种各样的念头，一时也摸不出个头绪，便决定还是到车间转一转，看看情况再说。

说实在的，夏新头一天来到山城机械厂，便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油然地生出一片爱意，特别是那些高大的设备，甭说见过，连听都没听说过，车床上飞快转动的卡盘，加工的零件如被抽丝剥茧，光亮得照人，空中行走的天车，铿锵有力的锤声和那曾让自己难受过的弧光，都使他感到无比的亲切，还有那一张张陌生的、憨厚地露着笑容的脸，那双双厚重有力的大手，使他这个久坐办公室的笔杆子顿感中国产业工人的伟大。

来到二车间，夏新掩藏起内心的苦涩，一边谈笑风生的和工人交谈，一边环顾着四周。他心里明白，虽然山城机械厂承担着国家许多的指令性任务，但“文革”遗风使这个企业成就了一个怪胎，派性之争使这个有着 3000 多名职工的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

工人们仨一群，俩一伙地挤坐在一起，像是观赏着地球异类打量着这位身材高大，浓眉大眼的新厂长。见到夏新向他们这里走来，倏地，散了伙。只有几位胆大的还愣愣地站在那里，夏新走了过去，握住一位 40 多岁老工人的手说：“师傅您好，贵姓？”

“姓王。”那人答道。

夏新又问：“这会儿歇工呢？”

“啥歇工呀，想干也没辙，图纸没下来，调度也没安排干啥，只好闲唠嗑呗。”

夏新开始打量起这位王姓师傅，黑黑的脸，眼睛不大，有神，一根破旧的电线紧紧地绑在身上那件破旧的黑棉袄上，袖口翻着已辨不出真正颜色的棉花，一双早就磨得光滑的翻毛皮鞋包裹在脚上，一双非常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住夏新，顾虑重重地看了看四周，欲言又止。

这时，一位年纪约 30 多岁，小眼睛，长着淡淡眉毛，瘦骨嶙峋的细高个子围拢过来，双手揣在袖口里，挤眉弄眼地对夏新说：“哎呦，夏师傅，您不含糊呀，还敢和我师傅说话。”

夏新不解地看了看那人，反问道：“难道你师傅是牛鬼蛇神，连我跟他说句话都不行？”

那人笑了笑，说道：“您还真说对了，这是我师傅，王启林，山城机械厂的坏分子，外号“狗不理”，大伙都躲着我们走路，怕沾边，您不怕？”

夏新打量着师徒俩，自言自语地念叨了一句：“坏分子？”

细高个子凑过身来，贴在夏新耳朵边介绍说：“我师傅原来是技术科长，文武双全，在这儿跟当劳改差不多，都快憋屈死了。”

夏新若有所思地“噢”了一句，然后，松开握住王启林的手，转过身走了。

王启林懊丧地低下头，双手来回地搓着，小声嘀咕道：“是啊，我是坏分子，跟坏分子套近乎，那不是找病吗？”抬头望了望车间既高又黑的天花板，又看了看徒弟那嬉皮笑脸的模样，深深地叹了口气，无奈地摇了摇头。

从二车间出来，夏新又来到技术科，几名正在说笑的技术员，望着闯门而入的不速之客，一时愣住了。夏新劈头便问：“起重机的图纸为什么还没出来？”

“早出来了，都描完图了。”

夏新不解地问：“为什么车间的同志说图纸没出来？”

“怎么，这事轮得着你管吗，您贵姓？”

“我叫夏新，是新来的厂长，这事就该我管。”夏新掷地有声地说道。

这时，一位30多岁的技术员站起来，脸上堆着笑容，说道：“不知道您是厂长，图纸出来后，我们就传到生产科了，还有一部分没出来，我们人手少，忙不过来。”

夏新又问道：“你们认识王启林吗？”

“认识，原来是我们技术科的科长，后来成了坏分子，到车间戴帽改造去了。”

“他的徒弟你们认识吗？”

“认识，原来也是技术科的，后来也到车间改造去了。”

“为啥？”

“这可说不清楚。”

夏新沉思了一会儿，瞅了瞅眼前几位的技术员，说：“你们腾出块地方，带几个人跟我走。”此时，时针定格在1979年农历腊月初七。

第二天，一个不啻于惊雷般的消息在山城机械厂炸响，“坏分子王启林又回技术科了！”按照新任厂长夏新的指令，王启林带着徒弟魏承延到技术科劳动改造，并担任二十台起重机的总设计师。牵头组织二十台起重机设计和生产的攻关任务。

“让坏分子领导咱工人阶级，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夏新这小子迟早得犯错误，怎么啥人都敢用啊。”

议论伴随着不解，本已扑朔迷离的派系斗争，此时又有云遮雾罩之势。而更为剑拔弩张的还是在党委会上。

委员们围绕着王启林“事件”，争辩得不可开交。那位老者——山城机械厂的党委副书记王富贵面色苍白，他“啪”的一声，把手狠狠拍在桌子上，怒不可遏地问道：“夏新！这么严重的事情为什么不向党委打招呼，你眼里还有没有党委？王启林是坏分子，让他到车间改造思想，是党委研究决定的，对限制使用的人，任何人没有姑息的权利，这么大的政治责任你负得起吗？”

夏新不甘示弱地说道：“我认为这和政治责任扯不上关系，王启林是个老技术员，在技术很有一套，把他放到车间改造，不能发挥作用。现在厂子生产任务这么紧，图纸出不来，又没人组织生产，国家的任务完不成，你说这个责任应该谁负。”

王富贵使劲地在桌子上敲着手指头，吼道：“我真没想到，你这个人的政治觉悟如此低下。现在是什么时候，抓革命促生产，政治搞上去，生产才能搞上去，一切为政治让路，这个立场任何人都不能动摇。你的决定是无效的，党委不支持，你马上让他回车间劳动改造去。”

夏新怒不可遏地说道：“我是厂长，也同时兼任党委副书记的职

务，难道我连调动一个普通职工的权利都没有吗？我来到山城机械厂三个月，天天在下面跑，现在生产处于半停顿状态，你们知道吗？”

王富贵冷笑一声：“才三个月呀，我们都干几十年了，就是这么过来的。小夏呀，凡事都得动动脑子，组织上培养你这么多年，思想觉悟总得提高嘛，对王启林，你认真调查过吗，他是老九，臭老九，他的历史本身就不清楚，十七八就成了坏分子，这样历史不清楚的人，不能随便用，啥时改造好了，真正脱胎换骨了，那还得听听群众的意见。还是那句话，抓革命是第一位的，任何人也不能动摇。”

会议连续开了三天，对能不能起用王启林的问题，二十一名委员轮流发言，同时为了慎重起见，按照王富贵所做出的重要指示，每个委员的发言都要做好详细记录，以备将来有所考证。厂办的几名秘书通宵达旦，整理发言材料，然后送档案科保管起来。对这一套做法，夏新未置可否，只是感到连日来的车轮战，使他身心异常疲惫，在强大的压力下，他选择了有条件的妥协，即：向党委做出了擅自启用王启林的深刻检查，会议最后也因此采取了夏新的建议，王启林的工作关系继续留在二车间，人算借调到技术科，由夏新牵头，组织全厂大会战，3月底完成二十台起重机的生产任务，完不成任务，夏新向党委做出书面检查，一切政治后果由夏新负责。

塞外山城属燕山山脉，山城机械厂坐落于其中，四面环山，一条大道七扭八歪的通向市区。登高鸟瞰，山城机械厂就如横卧在大山怀抱中的一个婴儿。或是地域的原因，或是历史的造就，山城机械厂从建国初期建厂，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企业，排排民房依次围绕厂区。在民房的四侧，是高高的围墙。围墙以外则是宽阔的田野，一条永不歇息的河流唱着歌向前奔去，所有这些，都被蜿蜒起伏的大山毫不吝啬地簇拥在怀里。无论是夕阳西下还是日出丹霞。金辉笼罩，炊烟袅袅。这里就像一幅隽永的山水画卷，一个亦工亦农的热闹场景便一览无余的展现在眼前。

山城机械厂的3000多名职工中，来自五湖四海。既有土生土长的

山城人，也有的是历经枪林弹雨的老兵；既有抽调回城的下乡知青，更有为支援山城建设从祖国各地赶来的各路人马。长期的动乱和内耗，山城机械厂元气早已大伤，年年完不成国家生产任务，十几年处于亏损状态，关起门来过日子，狭路相逢不相让，也成为山城机械厂的一道扭曲的风景。而另一道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风景，则是在山城机械厂的21名委员中，居然没有一个人担任正职，虽然经常有委员跃跃欲试，要统揽全局，但终因谁都过不了半数而难以有所作为。任何一个要决定的议项，不争论个把月，那是不可能有的结果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车轮滚滚，硝烟弥漫，趋于大同的意见会在短瞬间出尔反尔，再起波澜，怪事不怪，不怪的事反而稀奇。在磨合中斗法，在较量中磨合，循环往复中，搞得人人都精疲力竭，人人却都不愿罢手告饶。在这种状态下，假如山城机械厂不亏损，那才叫怪呢。好了，现在夏新来了，市里的任命，谁也没辙，但谁也不可能将手中的权利拱手让出。而实际上，夏新更像一种调和剂，各方虽意见不统一，调门无异曲同工之妙，但争来斗去，也只好从夏新这里找点平衡，既不伤面子，也不失权利。王启林“事件”，能用三天时间就解决下来，不但是这里一件破天荒的事，而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平衡的结果。夏新无可奈何，在权利面前，他还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其中技巧他还得慢慢领会。王启林今后的命运怎样，那还得看事态如何发展。但终究是把王启林从车间里调了出来，甭管是算借调，还是长久地干下去，反正从这时开始，二十台起重机的生产任务开始有了眉目，毕竟，万里长征终于走出了第一步。

山城机械厂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会战，在农历腊月二十三这天拉开了序幕。这一天，天上下起了洁白的雪花，洒落在地上，像织就的银缎子般好看。各种运输材料的车辆穿梭往复，在银缎上碾出数十条车辙。大会战使山城机械厂那根懒散、松弛的神经，一下子绷紧起来。

王启林像一只回归自然的环尾金豹，笑傲于高山森林一般。白天穿梭于生产车间，晚上带领工程技术人员伏案疾书，一张张蓝图从他

们手中绘就。传到生产作业车间，很快就会把图画变成现实。

夏新这时更感到天车的轰鸣和阵阵锤声，犹如悦耳的音乐和谐动听，光芒四射的电焊弧光恍若天河银星，灿烂可爱。大冬天，零下十几度的温度也没能阻止职工们热火朝天的工作热情。让夏新感动得直掉眼泪的，是这里的家属和下了班自发抢任务的工人们。他们多像当年手推肩扛支援前线的老区人民呢，家属们把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厂里，趁着自个爷们大口咀嚼，她们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扫把打扫工作现场，要么就是把车间的炉火烧得旺旺的，会技术的也拿起了工具干起来，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工人们下班不回家，继续抢任务，白班连二班，甚至连三班，在这里成为家常便饭。

夏新心里如翻江倒海，激动不已，他下了死命令：“任何工人下班，甭管是谁，都必须回家吃饭睡觉，谁主动连班就处分谁。”

这回儿，夏新的命令没起作用，工人们含着眼泪，拉着夏新的手恳切地说：“夏厂长，58年那阵儿，我们就这样干过，多少年了，我们身上都痒痒得慌，求求您，别撵我们走，就让我们干吧。”

家属们也挤过来说道：“您让我们心里图个痛快还不行吗？”

看着这些可爱的人们，夏新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但是，安全责任使他理智战胜了兴奋，他很冷静地对人们说道：“大家的心情我理解，咱们要干的时候还在后边呢，谢谢大家，都回去吧。”夏新撵了这边又撵那边，可参战的人们就是不愿离去。

更让夏新感到意外的，是每天晚上他都能见到几十名半大的姑娘和小伙子们，提着大壶拎着茶缸不停地往生产车间送水，一问，才知道是子弟学校的学生们。夏新心里一阵哆嗦：“孩子怎么都参战了？这可不行啊，厂里又是铁又是钢的，出了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夏新马上通知保卫科，凡是学生进厂一律阻拦，继而他拿起电话，通知学校不要这么做了。

到了腊月二十八这天，全厂唯一的一台六毫米的剪板机突然出现故障，连续3班不停顿工作的剪板机被视为工厂的眼珠子，百般呵护。

现在，它耍起了脾气，趴在那里不动弹了，使一个巨大的生产难题摆在夏新面前，二十台起重机的板料全靠剪板机刻料，这下儿，矛盾一下子集中表现出来。

夏新紧急召开生产调度会，研究解决方案。经过实地勘察，要求设备处马上组织人员抢修。

然而，王启林站出来说：“夏厂长，如果光靠剪板机，咱们的进度恐怕要延误，还得想其他的办法。”

夏新说：“大伙都有什么招数，尽管说出来，能行咱就干。”

会议室里又开始激烈的讨论，有的说：“等剪板机修好再说吧，这些天大伙也累得够戗，休息一下吧。”

这个说法一经提出，马上遭到反对，大伙高声说：“咱厂再不把生产搞上去，就得喝西北风了，好不容易职工的干劲调动起来，一歇，准得垮。”

方案一个连着一个，王启林眯缝着眼睛，沉思了一会之后，他站起来说：“我有两个建议，一个是调全厂的气焊工用气焊割，一个是用凿子刻。”

此言一出，大伙纷纷说：“气焊割还可以，可用凿子刻，那得干到猴年马月。”

王启林说：“咱们试试总该可以吧，先在钢板上用凿子刻一条线，现在正是数九寒冬，咱们把钢板抬出去，再泼上水，冻一宿，早晨再用铁锤砸，估计问题不大。”

夏新问道：“老王，你说的这个主意，第一个我认为行，马上办这事，不许耽误，第二个你有把握吗？”

王启林说：“咱们原来没干过这事，有没有把握不太敢说，但试试总该可以吧。”

夏新咬咬嘴唇，他心里明白，钢板是定量进厂的，万一试验失败，浪费材料是一回事，但对那些不支持大会战的人来说，又平添了议论的材料，在一旁说三道四也是没商量，可你是决策者呀，怎么干那还